

清田心集

周婉京 著

作家出版社

清思集

周婉京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思集 / 周婉京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8

ISBN 978-7-5063-9108-5

I. ①清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艺术品-收藏 IV. ①G2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96583号

清 思 集

作 者: 周婉京

责任编辑: 秦 悦

装帧设计: 一千遍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×210

字 数: 252千

印 张: 11.125

印 数: 001-10000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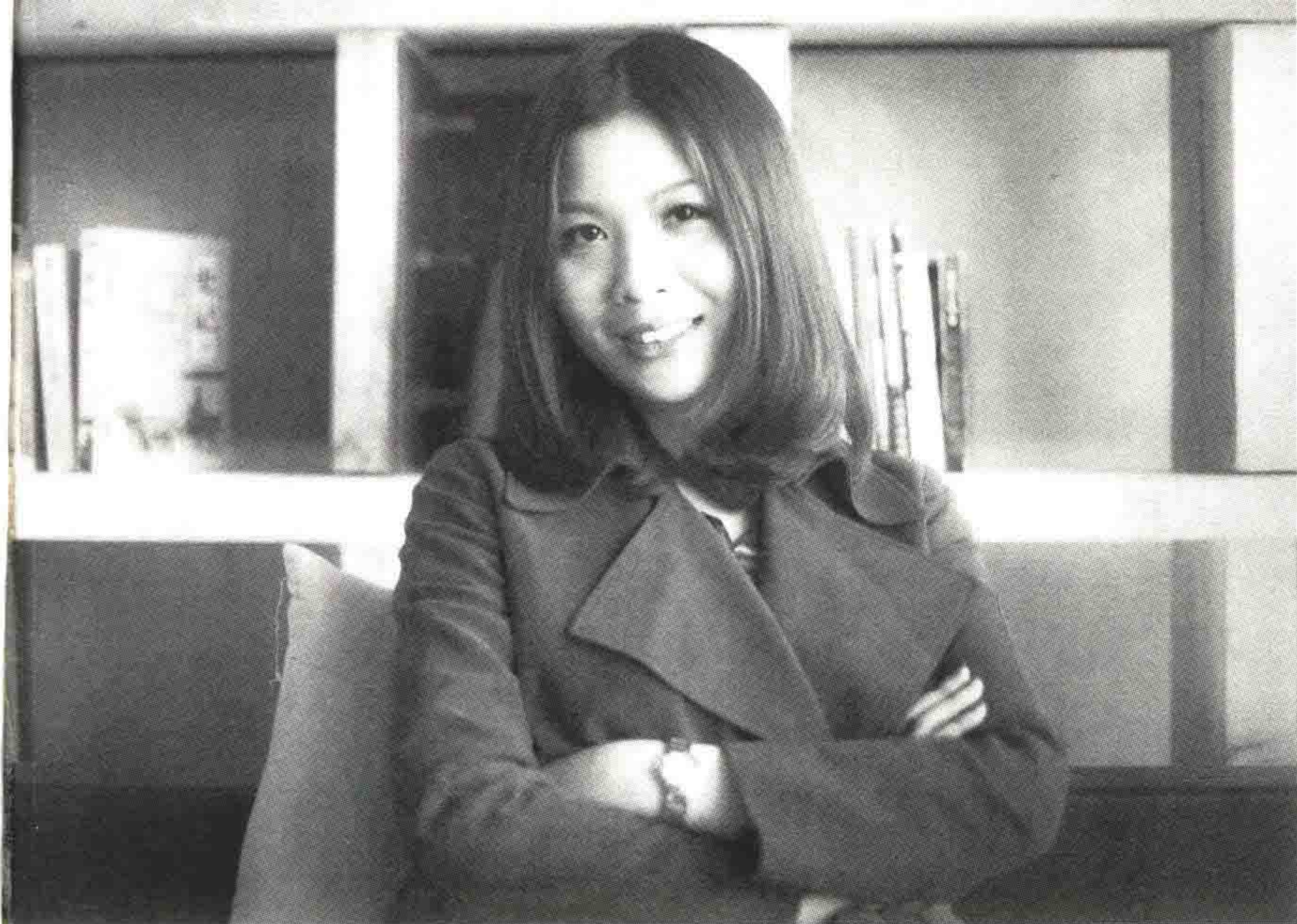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108-5

定 价: 5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周婉京 ❖

作家，艺术评论人，古器物收藏者。本科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、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，硕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。二〇〇九年至今，发表剧本创作、文艺评论将近百万字，访谈时间超过五百小时。曾任香港《大公报》收藏版主编。长期为《明报月刊》《典藏·今艺术》《艺术新闻/中文版》《Yishu》（典藏国际版）撰稿。著有《一个人的欧洲》等。

序一

翟健民（收藏家、古董经纪人）

不知不觉已经从业四十多年，四十多年，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开始，见证了中外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历程。作为一名较为资深的艺术品经纪人，我深感逢时，借为《清思集》作序，有些许感悟，说出来，权当交流。

买家买东西，卖家卖东西，好像艺术经纪人的职责只有买卖，其实不然。就我自身而言，我从未把古玩交易只当作一场买卖，我相信每一件物品都是有生命的。一件物品，流传百年、千年，它要经过多少人手，饱含多少历史信息，又隐藏着多少故事，太值得我们品味了。把一件艺术品“递到”懂得欣赏它的人的手上，既是我的荣幸，也给予我莫大的满足感。在香港，我常为一位老收藏家淘宝，每当买到一件好东西，他都会在告别的时候，鞠躬以示感谢帮他找到一件心爱之物，每每此时都会令我十分感动。

收藏者和经纪人之间最重要的是“信任”二字。我常形容艺术品经纪人应该有“卖花的姑娘插竹叶”的精神，也要有“是什么就说什么，说什么就是什么”的诚信，要对得起藏家的信任，为其买到心爱的有价值的藏品。俗话说“与人方便，手有余香”，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在这里应作褒义解，反映的是一种品格。同时

经纪人也肩负着一份责任，那就是引导收藏爱好者有个良好的心态，走上正确的收藏道路。所谓“疑人勿用，用人勿疑”，收藏者也应该对经纪人有足够的信任，不应该盲目听从他人的建议。有一些买家，不停询问别人的意见，十个八个不在话下，以至于最后不知道该听谁的，错失良机。

就收藏而言，收藏品所带来的乐趣与其本身价值不一定成正比。收藏的乐趣不一定非是买到了稀世奇珍才能获得，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物件也可以。香港有条摩罗街，像是缩小的北京潘家园。我曾经只花了五百块，在一个地摊买了一只紫檀木鱼。最令我开心的并不是捡到了漏，而是每当嗒嗒地敲它，全家人就知道开饭了。物以致用，收获的是开心，更是幸福。

真正的收藏不应是带有功利目的的。一旦把古玩艺术品作为投资，尤其是炫富的手段，其本身意义就小得多了。如果真的是投资，也要将眼光放长远，不要投机，也不要跟风，我个人的收藏理念更重视国际化的艺术品。过去翻看拍卖图录会给人莫大的新鲜感和满足感，现如今则大打折扣。我见过很多人，刚买的东西，还没焐热，转手又拿去拍卖了。更有甚者连东西的名字都记不住，只记得花了多少钱，或是赚了多少钱。虽说在古代艺术品中，我们都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。但这样的曾经“拥有”，还不如真正懂得欣赏它的人驻足在玻璃柜前十分钟。所以我建议收藏爱好者多花时间学习相关知识，博物馆、拍卖预展、古玩市场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，在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，多看少买是明智的选择。

收藏的乐趣也在于分享。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曾将稀世珍宝

《平复帖》借与王世襄先生拿回家中研究一月有余，被视为美谈，这样的气魄和胸怀是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。

一个人不可能永恒地拥有某件东西，盖棺尚且未必是“定论”，这一点在婉京的这本访谈集中处处可见。得到了一件好东西，能够与人分享，其快乐必然大于独赏，秘不示人不利于交流和进步。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，收藏者的心胸越开阔，越可能收到好东西。这很像金庸先生笔下的“扫地僧”，佛法越高深，越可能修炼到更多的绝世武功。

序二

冯博一（策展人、评论家）

婉京是我在香港认识的“90后”作家、艺评人和记者。之所以强调“90后”，是因为存身于每一个时代所依赖的文化背景以及生活状态，决定着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和思维、行为方式。尽管按时间代际区分一个人的不同活法，有些不甚科学和准确，也不能较为完整地包容复杂多变的特色，相反还会消弭一些既有的现象，但这只是约定俗成地为了方便概括地表述而已。婉京生于北京，就学于香港、瑞典，工作并兼职于香港、台湾等多家媒体。在我看来，她的志趣和文化游牧般的经历，已经不是传统文人或记者身份的单向度、同质化思维的展开，而是一种个人现实生存实在观察经验的主观创作与记述。

其实，我比较感兴趣，抑或诧异于婉京如此年轻，却又如此广泛地涉猎于传统文化、当代文化的不同类别，既有江南士风的趣味，又敏锐于当代文化艺术的混杂，由此构成了她偏于古今中外的文化提问、采访和叙事的内在基因。而以女性自喻来诉说着文人理想和现实的针对性，婉京是在此文脉上，并对那种旧式生活的精心酝酿出的诗情画意，自然形成了她本身所具有的敏感、细微的写作风格。

古董、收藏或人物，都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自然演绎。而作为对现实浮躁的“代偿”，当代艺术中诸多的现象，以及活跃的各类关键人物，她毫不避讳地表现出对其中的感性觉知，在这种寻拾的考察、访问中，提示出当代艺术的影响、作用与价值，也因之在更纯粹的意义上成为婉京的自我写照。当然这是我看婉京《清思集》一书的这些文章、采访所生发出的揣度，未必与她的写作主旨相一致。不过主观设想与文章的效果总是存有距离，尤其是最终作为一件文化产品与作者相脱离，任由其读者的社会效果来评说的時候。

现在，年轻人选择一种能够拥有多重职业和多重身份的多元生活，已经开始成为可能，当人的个性不断地被释放，兴趣有可能成为谋生的手段时，其多维的综合能力，对当下文明程度的敏锐，以及创造性地转化和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或许更为关键与重要。据我对婉京的了解，她的努力，特别是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内容，婉京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投资，可以说是“自我投资”了。因为只要你拥有丰富的知识积累、才华和能力，就可以拥有多重的职业与身份，过上更接近于人类原本自然的生存状态，一种自主的，多元的、有趣的，同时又能经济独立的自由。

相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，我认同和艳羡于他们无所顾忌的游刃有余，并看他们不同于“80后”一代。但我却又多少有些违和之感，所以，我更感慨于作为“90后”的婉京，猛于虎！

序三

春妮（主持人）

我是古董、艺术的“门外汉”，然而，将这本《清思集》书稿捧在手上，几天下来就看完了，青铜器、陶瓷、古玉、现当代艺术家作品的描写并不难懂，作者由浅入深，分析得有理有据。

我常常逛书店，这类涵盖古今艺术类别的书籍很少看到，市面上比较常见的畅销书总和成功学、经济管理有关，哲学思想的偶尔见到一些好书，但艺术门类的很少出现在畅销书的行列。读《清思集》，有时候我也在想，我们常将艺术和人生摆在一起思考，人人都想有一个诗意的“艺术人生”，谁知这二者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亲近。

文中提及木心，让我想起他说过的话“文集是一栋房子，序言是扇门”，我一边看婉京的访谈文章，一边想如何才能打开这道夹在艺术与人之间的门。陈丹青在此书收录的对谈中提及读者与木心之间的鸿沟，我认为这是由时代造成，同时也是交流造成的。人与人，正是因为产生了想了解彼此的欲望，才有了进一步的交流。

现当代艺术部分，提到了荒木经惟、李禹焕等日韩知名的国际艺术家，访谈中收入了希客、小汉斯等国际策展人的中文采访。

这些人在很早以前已经蜚声海外，他们是欧美重要博物馆的常客，可放在中国就相对不那么知名。我对当代艺术了解不多，只是喜欢逛博物馆，尚能够感受到这种艺术普及教育上存在的“时差”，“时差”作用下造成了“鸿沟”。

对于此类“鸿沟”，交流将成为核心的解决办法。文化向来没有优劣、高低、好坏之分，在面对文化输出、冲击和碰撞的时候，怀揣一颗包容的心更显得重要。将西方文化引入的同时，不断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之相呼应的地方，寻找独特性的一面。

《清思集》有一个有趣的出发点，在于它呈现“矛盾”的方式。东方与西方美学、古代与现代艺术、艺术品的商业价值与历史价值，这类对比鲜活地交错，透过收藏一事指出藏家的心态与目的。每个时代免不了有一些投机分子，但真正嗜古好古的人数量绝不会因为投机行为而减少。其次，伴随着“矛盾”而来的还有作者的笔下用意，她没有刻意吹嘘、迎合某个人或事情，反而将刻画的重点落在解决受访者与其收藏史的关系中。例如，在“明式家具”那一篇写有一段“误将珍宝养家禽”的故事，在“南宋公道杯”一篇讲述文人行酒猜枚的趣味，均展现了对比背后的思考——旧的东西何以更新？过去的事何以为现代人所用？

且看收藏，这是一件私人的事，有的藏品由几代人经手，藏家家中设有暗阁，外人恐怕连见识的机会都没有。所以古时读书人都是喜欢藏些东西的，闲来无事可与挚友分享，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生活、处世的态度。

当然，收藏离不开“痴”的成分，这有点像小时候分糖果、桃酥，一块要掰成几块，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拿出来，不舍得吃，

闻闻香味，然后放回原处。

这种“痴”是要慢慢汲养、消化而成，直到将手中器物当成自己的亲人，为它着想、为它寻觅新的主人，这一辈子的相处才算画上了句号。把藏品让渡给下任，依我看并非坏事，人短短数十载的生命不比古董字画千百年的经历，相互陪伴就是最好的相守。这也是我推荐《清思集》的原因，如书中写道：“收藏是风雅之事，亦讲缘分，聚散有时，强求不得。收藏一时也终有转让的一刻，修炼的是藏家识物知天的心性。”

写在清思之外

周婉京

每到为自己写序之时，尤感到中文笔力之不逮，藤角纸上大字还未写几个，困意已爬上眉梢。这本有关艺术的访谈录，如有幸的话，此时应置于你股掌之上。请先恕我斗胆借用了魏诗人阮籍的《清思赋》一名，偏要与怀古共冶一炉，取了个“半洋不土”的书名《清思集》。

再饶的恐怕要数文辞中的唠叨。凡事经我一问，由受访人一答，轻者重，缓者急，看似非带出些沧桑感不可。窃以为，因文中多论述古董与现当代艺术的景况、现象、问题，略有沉重的笔触但不是刻意为之，这好比是耄耋者的哽咽，裹挟着口述的历史，载入了此书的字里行间。我非耄耋者，也非智者，好在访谈之人多为睿智之士，沾了他们的光，欣然犯下这错。

《汉书·礼乐志》有言：“勿乘青玄，熙事备成。清思眈眈，经纬冥冥。”清思的本意指清雅美好的情思，只不过倘若细数中国文化中的情思，从古董推演到当代艺术，不自觉地被引入胜，直到潜意识里悄然行至“物我两相忘”。常有从事当代艺术的朋友说，古典的东西不敢多看，李唐、范宽的画不敢多看，宋四大家、山

谷道人的帖不敢多临。这是一种文艺复兴式的催眠，不到“玩物丧志”的田地，断然不会回头。其间，斯人不舍昼夜地痴痴吟着“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愿醒”。

本书未存囊括天下珍奇的雄心壮志，只求通过古今、中西艺术的并置、比对与冲突，讲一些久遭遗忘或鲜为人知的故事。许多对话在香港发生，因为此地是多家国际拍卖行的兵戎相交之地，但同时藏着颇多“隐士”，这群人纷纷于此建立了自家的堂、斋、楼、阁、馆、房。

前不久，我有幸造访大藏家葛师科先生的藏室，他的藏品着实令人心有戚戚。这天民楼主人按照瓷器的青花、彩釉、单色釉门类在家中设立三个展区，单是存放青花的一区就有近百件器物，小到酒杯，大到米缸，应有尽有。据葛老说，多年前，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的专家团队特往家中估价，葛老寻思着“也好，正想知道这批东西总共值什么价位”，可是前后估了三次都没能估完。单是桌台上随意摆着的一个明永乐年间的青花瓷碗，就能成为一季拍卖的焦点。这个外行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小碗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被其父葛士翹以一百五十万港元购得，要知道当时港岛浅水湾丽景道的大屋仅需十万。有趣的是，数十载过去，房价飙涨，古董在涨，当代艺术品亦涨。不变的是，彼时的一只碗，今朝依旧可置换几套洋房。

价值的问题在评论机制、参照体系颇为混乱的现代社会，一直是个扰人的问题。当预估价、成交价、售价成为左右人们判断的条条框框，艺术品、艺术史自身因为没有花花绿绿的衣袍，显

得无足轻重了，甚至难以和商业模式相提并论，被“简而又减”的内容方才是最需要被关注的东西。

魏晋时的一座佛像、唐宋的高古陶瓷，或抽象到一个线条、一抹笔触，足已。面对它们，我这样的“说书人”左右为难，说缅怀太重，说调侃太轻浮，只因一个念头：想把历史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，纵然时间倏尔而过，总有一点儿什么会被记住，而铭刻的方式毋须和金钱直接产生联系，毋须是沉重的话语。叙述到词穷、争论到面红之时，万千烦恼丝又跑出来，它们绝非“清思”，但“清思不清”可视之为得意之处。

清思不轻，重量来自历史之沉淀，亦与受访者的经历、经验有关。书内三分之一聚焦古董收藏，三分之二关乎现当代艺术赏析，将二十多万字的对话材料进行整理，按照五辑罗列开来。在取舍字句时，每一个选择皆代表着一种态度：倡言古法不等于迷恋骸骨，格物致新不拘泥撙节皮毛。

在这群收藏家、古董商、艺术家、策展人、博物馆总监中，不乏有人从未接受过采访，生活上“嫉俗如仇”，对媒体更是敬而远之。但是见了我，聊起来竟有些亲切，用他们的话说，“我把他们聊舒服了”。依我看，“舒服”在于彼此之间的信任，他们一旦打开话匣子，就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钟头，任尔静坐一旁，怎么也插不上话。

比起访问者，本人更愿意被唤作“拾遗者”：一路寻找，总有前所未闻的藏家轶事、稀世孤品在路上等候。这好比是画圆，越接近完整完美的圆，便愈发觉察到无法真正取得圆满。故事听得

多了，非但耳根痒痒，手也痒痒，偏要提笔写点什么不成，所以便有了书尾的评论部分。临门一脚，反而又在“说得与说不得”“写得与写不得”之间挣扎。直到文稿整理好了，交与出版社校稿，才松下一口气。回头看看，该说的还是说了，想写的并没少写。

最后，再探“清思”之意，《醒世恒言·徐老仆义愤成家》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说法——“有时或烹瓯茶儿，助他清思；或煖杯酒儿，接他辛苦。”且盼这集子并不难看，烹瓯茶儿时能品，煖杯酒儿时能醉。至于辛不辛苦的，说醉就醉，谁还管得了这么多？

2016年4月18日

于香港西营盘宅

目 录

辑一 为何纪念

- 陈丹青：“纪念”才刚开始 / 2
- 何安达：吉金旧藏 见微知著 / 17
- 黑国强：香江藏木 古朴幽香 / 25
- 仇国仕：持鸡缸杯 捧长颈瓶 / 32
- 侯瀚如：陈箴与上海的聚散离合 / 40
- 常沙娜访谈之上：两代人的敦煌情 / 48
- 常沙娜访谈之下：石窟作画 恰同学少年 / 55
- 黄孝逵：再忆黄胄 废笔不废 / 62

辑二 空间与人

- 李立伟：失去公信力 博物馆将一无所有 / 70
- 台北故宫：谿山行旅 北宋巨碑 / 86
- 叶承耀：攻玉山房 世外明园 / 92
- 荷李活道有两个“老古董” / 99